



自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和程光炜、李杨的“重返八十年代”研究活动开展以来,当代文学研究步入历史化的进程。文学研究的重心不仅只是作家作品意义及价值的分析与阐释,同文学生产相关、对创作与评论发生影响甚至起决定作用的文学制度、文学政策、刊物与出版、作家的书信与日记、文学情节与人物的本事、作家的家世等诸因素,都上升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文献与史料的重要性大大突出,大量研究力量的投入和大量研究成果的产出,实现了当代文学研究对学术化的追求。

当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成为现当代文学从业者的自觉意识和学术风气,曾咤咤于文坛的文学现状批评和印象式批评显示出它的随意性、主观性和非科学性。在以学院派为主的文学研究领域里,研究开始与批评拉开距离,并无形中产生“等级差异”,在一些文学从业者眼里,文学史家的学术文化地位比专事文学批评的人要高。近些年学者的文化与经济地位的提高,召唤着“作协派”和“媒体派”改换门庭加盟高校,传统文学批评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动所创造的文学繁荣不再,批评的衰落不仅使文学创作失去指导者和降低了传播效应,批评自身的文学地位也岌岌可危。

批评如何走出困境,需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与对策,其中文学批评的研究性不能说不值得关注和讨论。传统的文学批评,致力于文学热点的考察、名家新人的评说和新作名作的解读,这样的批评也会运用对文学现象可以作深度分析的理论,批评者个人的文学好恶在思想与艺术的评价中会起到制导作用,批评家的主体性实现了,然而文学现象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与文学艺术生产的复杂度或压力,会制约在创作活动之始即成为历史的生活内容的不同处理方式和有差异的价值评判,因此批评家只有尽可能多地

掌握“讲述话语的年代”和“话语讲述的年代”的真实材料以及艺术形象的生活来源(所谓本事),才能以此为参照,对作品题材的处理、主题的表现、社会生活的描绘、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审美倾向的表达,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予以评价。这样的批评,是将文学书写所创造的世界进行历史化,它可以引导接受者最大限度地接近“艺术真实”所揭示的生活真相和时代本质。

文学批评能否与学术研究打通,取决于批评家的文学史经验和理论修养,也取决于文学批评从业者的文学使命感与学术使命感。对文学史知识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有过文学史研究实践,能够形成文学史经验,当面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批评主体会本能地将其与文学史上相类似或相反的现象联系起来看待、考察和思考,批评由此获得纵深感和思想深度。除了文学史知识与实践,批评者的文学判断力也来自于理论准备,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以及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综合运用,是开展研究式批评的必备条件。一般来说,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更能顺应学术发展潮流,有意识地强化批评的研究性和学术性,具有较强的文学使命感和学术使命感,对于他们来说,批评与研究的融合,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汇报合办

短评

现实的凝视与结构的创新 ——读张学东的长篇小说《西西弗的石头》

□许峰

张学东的长篇小说以三兄妹为主体展开,以大哥顾责为主线描绘了一种庸常人生的生活路径。大哥顾责大学毕业后在城里落脚,当了一名记者。外人看来,顾责已经十分成功,然而,看似光鲜的背后却充满着诸多生存的无奈,在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日益猖獗的今天,大学教育和知识阶层早已失去其高高在上的精英地位,出身贫寒的顾责早已沦为现实的“庸常者”。父母相继去世,与妻子离婚,工作不顺利等一系列遭遇,都成为顾责心中的石头,让他的生存处境越发艰难,最终患上了抑郁症。没有学历的妹妹顾乐投奔城里的哥哥,在结识了大哥的邻居老方后成为一名销售员,也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和老方久生情怀了孕,应该算是比较幸福的。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在城里立足的顾乐因为老方的车祸去世又不得不回到农村,而此时的她已经无法融入农村,因为怀孕被嫂子和村里人嫌弃,最终又回到了城市。二哥顾产无心学习却热爱劳动,成为地道的庄稼人,可是,在不可预测的市场面前,顾产的勤劳也是徒劳,“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再次上演,最后还因失手重伤了妻子沦为阶下囚。三兄妹的人生轨迹,似乎绝望与不幸是小说出示的全部。事实上,张学东对生存困境的逼问,来自更高的忧虑:城市和乡村,哪个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家园?张学东摈弃了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既没有建构一个令人神往的静美的乡土世界作为应对现代化后果的精神家园,也没有刻意拔高城市文明的吸纳与对人的精神洗礼的能力,他让人物站在社会结构变化的现场去对现实世界作出终极发问。张学东既写出令人窒息的生存困境,也表露出重建新的精神空间的努力。

及态度不同,但兄妹俩无疑都认准了大哥抑郁的城市身份属性。在兄妹俩的观念中,抑郁症是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疾病,这种疾病的产生昭示着现代人生存的痛苦与无奈。

在《西西弗的石头》中,张学东构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世俗的与脱俗的;物质的与精神的;城市的与乡村的。在顾责身上,这种属性却显现出极大的反讽意味。当他处于清醒正常的状态下,他被这个世俗的、物质的和充满现代文明的城市束缚着,滋生出情感的失败,工作的不顺,精神的颓废,等等。而他得病回到农村以后,反而呈现出久违的轻松以及对人生的顿悟。在顾责与黄莺的对话中,弗洛伊德、加缪、费孝通等先哲的理念充盈着小说的叙事,让小说逐渐地走向精神的深度,这预示着过去的顾责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经瓦解,叶落归根之后,顾责的精神世界变得丰盈饱满,正如帕斯卡尔说的,人就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通过在农田里尽情地劳作,回归一种简单的生活,顾责实现了精神的突围。所以,《西西弗的石头》是一部节奏感非常鲜明的小说,小说透露出的不仅是顾责的人生态度,更是饱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张学东试图通过这样一部小说去探查人类精神危机的最终根源。

张学东在小说《西西弗的石头》中,尝试着打破常规化的叙事,在叙事结构上勇于创新。小说分为五部分,前四个部分用四个不同的叙事者(顾责、顾乐、顾产、黄莺)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不仅造成复调式的叙述效果,也带来了叙述空间的多重性。

不同的叙事视角使得人物可以直接呈现心灵状态,进行内心剖白。人物视角的转换也实现从一个内心世界走向另一个内心世界,孤独、焦虑、绝望、悲哀,可以清晰地触摸到,情感的宣泄营造了一个可以感受到的精神空间。顾责得病过程中的焦虑与绝望,顾产面对生活的无奈与烦躁,顾乐的痛苦与矛盾,都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内心世界的流动。对于同一事件,小说中的人物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对于同一事件的认知,也因为视角的变化产生不一样的价值判断与话语冲突,形成叙事话语力量的不均衡状



态。通过叙述视角的表层结构,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深层安排,在顾责第一人称叙述的部分,读者可以感受到顾责是一个胸无大志、本性善良只是一时不得志的年轻人,但是在进入顾乐为主讲述的部分后,顾乐对大哥顾责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感受会让读者大吃一惊,甚至惊异于这前后的反差是否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其实是一种“反限知”的叙事谋略。

文本第五部分是主人公顾责的自传体小说《病人》全文,这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式,也是作品在叙事结构上的一大创新之处。《病人》以第三人称为叙事视角,但是字里行间都闪烁着顾责个人的行为痕迹,作者把“病人”的心理活动呈现在文本之中,造成了一种镜中之像、画中之画的元小说叙述效果。顾责的小说《病人》不仅是主人公心灵的一面镜子,同时借由这篇“小说中的小说”,隐含了作者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忧虑以及对城市化后果的深刻思考。

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不断地寻求变化与创新的作家,张学东的创作充满着探索的艰难,也暗含着一定的危险。而他在处理内容与形式时又能做到两者兼具,既凸显出内容的社会意义,又完成了形式上的创新,从这一角度讲,《西西弗的石头》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范小青的小说向来不温不火,优雅有度,用“探秘”一词,似乎有些严重,好像是她的小说多么博人眼球,而事实上,她的小说更像是什么呢——我的脑海里多次跳出来的是——苏州园林,她的小说正是这样,引领着阅读者移步换景,且驻且行,兜兜转转之间,花影日斜之间,总有些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东西一点点地呈现给你。当然,这一点,也像是苏州园林的,它绝不让人有一览无余的无趣,这与其说是小说家范小青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意坚守,不如说是她于此间熏染已久,自带暗香。

仍记得21世纪初某年受邀《苏州杂志》活动,于苏州小住,小青作为东道主陪我们看拙政园、看留园的情形。时光荏苒,隔了近20年再回望当日,记不清在那些园子里的所见,只是有春天里的繁华与孤寂,在那些园子里同时展现,孤高与妩媚一道来,那种冰与热,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像青团中的流沙,外面是艾草的青涩,里面却是红豆的甜腻。起寻花影,人在景中,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而寂静的春天里,那些园中的花树一定更是孤绝与明艳并重的吧。

《嫁入豪门》初看是明艳的,一个女子有两位“豪门”中的男子可以挑选,而且似乎一看之下,两位都不入“法眼”。这个开头真是令人惊艳。这跟一般的“嫁入豪门”的理解可是相差甚远啊。就是这个远,让人有着“女性主义”的眼前一亮,不是你挑我,而是我在你们中间选择,当然,如若退一步,不是给母亲面子,我也可以一个不选。这个起点,如若这样发展下去,可能是另一部剑拔弩张也不乏喜感的小说,但是那真的不是范小青的风格。且慢,细细道来的功夫,也是园林建制给予她的。这就是,虽然弟弟示好,女主人公却嫁给了哥哥,而“豪门”与“寒门”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家道中落同时也看到了家规谨严,比如吃有吃相,坐有坐相;再比如对一件貌似价值连城的家具之得失,一边是大惊小怪惴惴不安,一边则是来日方长,安之若素;“豪门”之内,物质与精神的对比,或者是奢华之物与贵族气质的博弈,哪里有理论之较量,分分都是气度之分野,这样的移步换景,终于走到了故事的谜底,那祖传的家具哪里是价值连城,它根本就是一个假古董,而在那个“假”物身上耗费的精力却是真的,也是真的不值了。话说回来,如若它是真的古董,仍是价值连城,我们的耗费就是有价值的吗?我想,范小青通过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物可以价值千金,但比这千金更有价值的是人的一颗不为物役的心。

心的炼得,并不容易。
但真若炼得,满目所见,无不风和日丽。

范小青小说的“园林式叙事”还在于它的迂回曲折。以《顾氏传人》为例,这部小说可看作是《嫁入豪门》的姊妹篇,但又好像是反着来的一部。顾氏家族,名门贵族,家道中落,掌门的四位小姐,加之她们的弟弟——从传统意义上解读是顾家的唯一传人,这样的故事怎么看都是有些热闹的,甚至四个女人一台戏,好看而喧嚣着,当然我们以为这四位“花旦”的出场,全为了衬托顾氏传人——顾允吉。但是错了,这台戏演到底,我们才发现,顾允吉并非主角,真正的主角,也不是花旦,而是“青衣”——二小姐。二小姐撑起了全部小说的脊梁,但是这种“撑”是如此繁难,对于她的全部心思而言,她的名存实亡的婚姻,她的无疾而终的爱情,她的心事浩渺的亲情的焦虑与血脉的不甘,写到底,到了曲终人散落幕之时,我们才明了二小姐的一番心

一起寻花影步回廊 ——范小青中篇小说探秘

□何向阳

意,都付于断壁残垣。原来是一部悲情剧呵,怎么会让我们一开始误读成日常带着喜感的肥皂剧呢。小青的迂回曲折的叙事功夫,的确可以与杂花生树的苏州园林一比高低。

与之相近的叙述法,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一个刚开始读之以为是母女之间的亲情之故事,再读之也许是女同学之间的友情之故事,但直到最后,生活露出了它远远残酷于故事的一面,母亲的强大的神经再也无力与之搏战,而真的是被命运的最后一击——那另一个女孩的意外之死——给逼疯了。这个三进院式的叙事方式,最后为我们摊开的谜面如此惨烈,仿若那些花儿无知无觉地开,却也在无知无觉地落,一个春天就那样仓促地结束了。的确,这种从一个母亲的焦虑到一个母亲的惶惑疯狂和心如死灰,写尽了某种批判,也写出了某种悲哀。

范小青的写作未曾被归入女性主义之列,但是这三部小说无疑都有着女性主义的影子。身为一个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的人格变化精神成长及其外在环境的关注,不可能不潜在而顽强地存在于她的故事和叙事中。这的确是这次重读的一个偶得却也重要的发现。

近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第一人童寯先生在其《东南园墅》中曾言,“游者每探中国园林,甫入门园,徘徊未远,必先事停足。片刻踌躇为明智,正因此行犹如探险”的确,通行之径,蜿蜒曲折,而风景撇播其间,重叠错落,穿插有致。如此移步换景的功夫,究其造物之人,必有意味风雅,神采超逸的内功与气韵。

园林如此,小说亦然。
那些听来的、看来的、想起来的,都会成为故事,唯有与生俱来的气质,才会成为一部部小说的韵致。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读小说,读的其实是这个作家——人。当尘世的繁华在小说的烟幕中一一褪去,还有这一点足够吸引我。

这是一个作家压箱底的东西。

童寯先生在《东南园墅》中写:“吾人如何突出苏州,都永不过分,该城拥有大量古典园林,著名与不太知名者,大小总数超出一百座。苏州由此于名城市中,确立无可动摇之地位。”他还同时提醒我们:“于此之外,万切不可忘却,除暴力拆毁,尚有渐微平缓之力,亦即西方景观建筑学。这一当前于中国迅速成为各个学院之时髦课程,正在削弱中国古典园林世代相传却已危如累卵之基础。倘若急解放任,由其自生自灭,中国古典园林将如同传统绘画及其他传统艺术,逐渐沦于考古遗迹。诸多精美园林,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即将走向湮灭之境。”童先生对于中国园林的偏爱之情让人感念,而他的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提醒也给人猛击一掌的感觉,当然并不是说西方景观建筑学一无是处,而是说在世界文明中多种不同文化并立同行的路上,不要只顾观望和习得别人的好,而丢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藏。

地上的建筑如是。纸上的建筑当然也如是。

在此意义上理解汉语,语言的、结构的、人物的,这纸上建筑的优长,的确不同于众。

所以,师夷之长固然可爱,但总的说来,固守并供养曾经供养过自己的文明,也令人研读之下不禁肃然起敬。文学的好,好在还有范小青这样沉静的“建筑师”,让我们在已眼花缭乱的建筑间漫步时,还有一个可发幽思之想的去处。



第一感受

理想主义者的灵魂书写

□葛筱强

在当代散文作家的序列里,我想居于成都的蒋蓝当是不容忽略的一位。他不仅仅具有天生的敏锐才华,更有用后天勤奋积攒下来的渊博学识。他的新著《蜀人传:当代四川奇人录》又一次印证了我当年的断语,他确乎一直在用自己硬朗的言说方式勾勒着事件的闪电,也一直在用有温度的讲述打动着浮躁时代阅读者日渐冰封的心床。

叶圣陶在《我钦佩新霞》一文中曾说:“写东西当然得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可是把经历写下来,要写得像个样儿,还得有一套本领。”这套本领,就是能够体贴入微地“揣摩各种人物随时随地的内心世界”,蒋蓝就是拥有或擅长于这套本领的作家,那些落入他眼中、耳中、心中的万千世相与人物脚迹,都能经过他缜密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形成他笔下特有的世态风貌与情感曲折。在这本书中,蒋蓝着眼于所写人物的民间处境与人生向度,倾心于人物的特殊经历、个人经验与非凡事功,“用散文、用随笔、用思想断片的非虚构笔触还原了人物的人生断代史”。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宛如夹金山玫瑰的陈望慧,还是潜心凝血研磨的何夕瑞;无论是牧虫天台山的高叔先,还是浣花铸剑的龙志成;无论是息影青峰山上的何洁,还是万里漂流第一人的冯春;无论是命如雨夜白鸽的赖春,还是震后余生的作家李西闻……他们都以一己之理想与奋斗,接续了蜀人的精气神,彰显一种超越名利、捍卫人生想象、与命运掰手腕、呵护生命的敬畏与尊严。而最为令人感慨的,是蒋蓝在草蛇灰线的文字光影里,在专属于自己的非虚构方法论与叙事伦理中融入自己的精神追寻,楔入了自己的生命关怀。在何夕瑞《研琴记》一文的结尾,他饱含深情地写道:“低音提琴加重了缓慢的吟唱,在某个拐弯处,中提琴的潮水倒卷上来……那些困惑,那些矛盾,那些由忧郁、峰回路转的最敏感的往事都在逐渐减弱的颤音中,慢慢回到事物深处。一片宁静,未必就是永恒。写到此处,我的眼泪安静地流下来。”面对人性中那些闪光的部分,蒋蓝态度鲜明地予以发自内心的赞美,在他

的辨认与判别下,12位蜀地奇人虽然人生际遇遭逢不同,但他们内里的灵魂核质是近乎统一的,他们都是心中怀有梦想、脚下勤勉前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人生理想皆来自于自身灵魂的诉求与召唤,而当他们一旦将理想作为自己跋涉人生的灯盏甚至阳光时,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完善自我的强烈愿望,就会“像电流一样在生命中爆发出火光,吸纳理想的光与热,在交相辉映中,照彻生命历程的过去与未来。”

本书的扉页上,蒋蓝端庄地印着:“古希腊德尔斐神庙刻有两行字,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凡事勿过度’。在三星堆纵目神睨视之下,知与行,内与外,个人与天下,往事与未来,都在时光中逐渐落定圆成。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捍卫理想的劳作者——无论第三只眼是在额间,长在指尖,还是亮在心头。”信哉斯言!可以说,蒋蓝在在12位理想主义作家书写灵魂传记的过程中,在烟水氤氲、卷帙浩繁的阅读与思想淬炼中,在脚耕天地人间与从未停歇的写作实践中,他不仅没有迷失自我,而如一头嗅觉和听觉敏锐异常的猎豹,用快如闪电的目光利爪,紧紧攫住文字与人物灵魂之间的勾连接洽之处,在糅进自己火焰般的灵动哲思之后,以如求渴地的诗性话语、刀锋砍断时间之脊的勇气,倾心叙述了蜀地奇人,也勾勒出自独有的精神世界。

当然,在我心底,我更愿意看到蒋蓝在文学与思想、文学与人生的宽广疆域中,能够成为《诗经·郑风》中那个“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的人,既有坚毅的品质,亦有整饬荒芜世间的豁达情怀与豪迈胸襟,能够用自己的心血与笔锋,写下更具自由精神与强大力量的血肉文章来。由此,我还想到曼德尔施塔姆在《论博物学家》一文中的一句话:“这位博物学家的感知力既是他思想的工具,又是他文学风格的工具。”这句话,放在书写《蜀人传》一书的蒋蓝身上,不仅同样适用,也极恰切肯綮。蒋蓝正在用自己的独特足跡,在自设的思想与写作远路上,踏寻着自我所要抵达的生命境界与人生出口,这一过程,也是他自身实现“豹变”,让生命更加蔚然的过程。